

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 及其解决探析^{*}

关培凤

内容提要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领土争端既是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模糊划界造成的历史遗留,也与摩洛哥的领土收复主义、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资源争夺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摩、阿领土争端发生后,经历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内调解、巴马科四国会议、非洲统一组织调解和争端双方直接谈判4个阶段。领土争端最终得以解决的最根本原因是摩、阿两国都有强烈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政治意愿,而部分非洲国家元首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积极调解,以及确定对争议地区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倡议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领土争端 非洲统一组织

作者简介 关培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副教授(武昌 430072)。

1956年和1962年,北非的两个马格里布国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先后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赢得了国家独立。但这两个新生国家却因为边界和领土问题很快陷入了敌对与纷争之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边界战争。本文将在对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的历史由来进行梳理的同时,依据外交部解密档案中我国驻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使馆人员针对这一争端发回的电文,深入分析造成这一领土争端的现实原因,并就争端的解决过程进行阐述,进而探究争端得以解决的原因。

领土争端的缘由

1963年10月,北非新独立的两个国家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围绕特尼埃萨西南部大部分地区的边界划分和领土归属问题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摩、阿两国冲突的起因非常复杂,既有历史根源,又与现实政治形势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它对摩洛哥与阿尔及利

亚边界的模糊划定,是造成两国领土争端的历史根源。历史上,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都曾先后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在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之前,北非国家根本没有固定的边界线。因此,法国当局和摩洛哥政府在1830~1912年间缔结了大量的边界协定,以确定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边界¹。1845年3月,法国迫使摩洛哥与其签订《拉拉-马尔尼亚条约》,对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北起地中海,南至特尼埃萨西山峰(位于北纬34°6′,西经1°38′)之间长165公里的边界作了详尽的划分。对于特尼埃萨西以南、吉尔沙漠以北地带,条约列出了一份受阿尔及利亚或受摩洛哥管辖部落的名单,以部落的归

^{*}本文受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科研项目“非洲边界争端研究及其对我国边界问题解决的启示”和“非统与非洲边界争端的解决及启示”的资助。

¹ W il l Patricia Berka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 Unity and the Algerian - Moroccan Border Conflict A study of New Machinery for Peacekeeping and for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among African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0, No. 1 Winter 1966, p. 19.

属，而不是采取划定疆界的办法确定了两国的主权界限。¹至于从吉尔沙漠再向西南到西撒哈拉之间的边界，则因为“沙漠缺水无法住人”而完全没有考虑划界的问题。这样，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除了从地中海南岸到特尼埃萨西之间的一小段外，并没有划定明确的边界。

1912年，法国内阁批准其驻马季达高级专员瓦尔涅所划的一条行政边界线。从特尼埃萨西到菲吉格之间的一段，“瓦尔涅线”与1901年议定书所划界线一致，但从菲吉格往南至吉尔沙漠，由于该线比以前所划界线更向北和向西，从而使阿尔及利亚的领土扩大了数百平方英里^④。1928年，摩洛哥政府被迫接受瓦尔涅线为其与阿尔及利亚的行政管辖分界线。^④直到1956年摩洛哥独立，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唯一明确划定的只有从地中海南岸到特尼埃萨西之间165公里长的边界。

摩洛哥独立后，多次宣称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确定的边界仅至特尼埃萨西止，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夕，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就解决两国之间的领土界线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协定。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承认“存在因法国武断强行划界而造成的两国间的领土问题”，并声明“将通过摩洛哥王国政府和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之间的谈判加以解决”，双方同意设立联合边界委员会，“本着马格里布友好的精神”来解决边界问题。^⑤然而，1962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次日，摩洛哥就立即对根据“瓦尔涅线”划在阿尔及利亚境内的贝沙尔地区进行了占领，由此揭开了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领土争端的序幕。

除法国殖民统治的历史因素外，20世纪60年代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利益也是促成领土争端发生的重要原因。从阿尔及利亚方面^⑥有关人员向中国驻外使节就争端情况的通报中可以判断，导致摩—阿领土争端的现实因素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摩洛哥的领土收复主义。历史上的摩洛哥王国曾经盛极一时，在15世纪时拥有很大的势力范围，在撒哈拉广大地区行使过权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摩洛哥的民族意识觉醒，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支配下，出现

了要求恢复其历史统治范围的呼声。摩洛哥独立后仅仅几个月，独立党的报纸《旗帜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一幅其成员阿伯德尔克皮尔·艾尔·法希所绘制的“大摩洛哥”地图，并附带对西撒哈拉地区矿产资源的经济重要性的“评论”^⑦。随后，法希的堂兄弟、独立党领袖艾拉尔·艾尔·法希又在《旗帜报》上发表演说，宣称大摩洛哥的疆域应当包括全部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及特累姆森（阿尔及利亚境内）地区、全部毛里塔尼亚、西属撒哈拉和利比亚、尼日尔、马里及塞内加尔一部分领土^⑧。1958年初，在艾尔·法希和独立党的压力下，摩洛哥国王正式采纳了对毛里塔尼亚提出领土声称的建议。1962年7月初摩洛哥军队就侵入了科隆布—贝沙尔附近的萨夫·萨夫等地，同时煽惑廷杜夫地区的一些部落领袖代表团至摩洛哥要求归顺王室。摩洛哥意欲收复“历史”领土的野心和姿态不可避免地恶化了摩、阿两国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阿尔及利亚政治局官员马久伯在1963年10月19日曾对中国驻阿尔及利亚使馆官员陈迹和黄金祺表示，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边界冲突不是边界问题，而是封建王朝和肩负社会主义使命的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斗争，阿尔及利亚早就估计到帝国主义者会通过包括发动外来干涉在内的多种方式插手阿尔及利亚革命，而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冲突就是外来干涉；美国 and 所有帝国主义者都是站在摩洛哥一边，美国还给予摩洛哥以物资、财政和道义

¹ Reyner Anthony S., “Morocco’s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 Factual Backgrou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 No 3 Sep. 1963, p. 316.

^④ *Ibid.* p. 317.

^④ Trout Frank E., “Morocco’s Boundary in the Guir-Zousfana River Basin”,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 No. 1 1970 p. 55.

^⑤ [埃及]布特罗斯·加利著；仓友衡译：《非洲边界争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8页。[摩洛哥]哈桑二世著；季仲华译：《挑战——哈桑二世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

^⑥ 一些外界舆论也赞同阿尔及利亚方面的看法。

^⑦ Reyner Anthony S., *op. cit.*, p. 314.

^⑧ 外交部解密档案：《阿摩边界问题资料》，1963年12月2日，亥177号。

上的支援¹。同年 10 月 22 日,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官员本·阿拉在与时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谈到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边界冲突时也表示,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冲突是摩洛哥反对阿尔及利亚革命,而阿尔及利亚要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的结果。^④ 尽管摩洛哥认为阿尔及利亚是因为在法律与政治上无法反驳摩洛哥的领土要求而把冲突引到思想方面,以争取一些国家的同情^(四),但是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很难完全否认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争端中存在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因素。因此,不少国际舆论认为,摩洛哥王室向摩、阿两国边界调集部队,旨在与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反对派进行配合,以求在阿尔及利亚全境掀起一个反对本·贝拉总统的大暴动,颠覆阿尔及利亚革命政权。^Ⅱ

最后是矿藏资源之争。摩洛哥之所以对这一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廷杜夫绿洲及其周围发现了大量铁矿床(铁矿品位高达 80%),菲吉格东南的贝沙尔地区发现了锰矿,除此之外,争议地区还有丰富的铅、铜和石油等矿产。因此,如果摩洛哥占领了科隆布贝沙尔—廷杜夫地区,便可以实现对这一地区矿产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根据 1912 年划定的瓦尔涅线,贝沙尔地区及其锰矿床都留在了阿尔及利亚境内,一度处在法属摩洛哥军事管制之下的廷杜夫地区也在 1952 年由法国划给了阿尔及利亚。为了开发阿尔及利亚撒哈拉地区的石油和矿产资源,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还成立了撒哈拉联合机构^Ⅲ。在确定争议地区的归属及对资源的所有权问题上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尽管阿尔及利亚同摩洛哥同样认为争议地区历史上从未划定过,但阿尔及利亚在尚与法国人作战时,就曾建议摩洛哥出兵共同对付法国,以收复失地,摩洛哥始终没有同意。所以,争议地区是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由阿尔及利亚士兵的流血牺牲而获得解放的。因此,阿尔及利亚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不打算和除了法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对这些资源进行共同开发,这显然是要将摩洛哥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背景与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纠葛共同促成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在边界和领土问题上的激烈争夺。

领土争端的解决

1963 年 9 月,摩洛哥军队深入阿尔及利亚境内,10 月 1 日占领了位于廷杜夫东北 500 公里处的哈希贝达和廷尤布,轰动一时的“沙漠之战”爆发,双方均动用了配备有坦克、飞机和野战炮的部队,对争议地区进行激烈争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界冲突的加剧不仅使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感到紧张,而且使不少阿拉伯国家感到不安,它们纷纷表示愿意调解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的冲突,争取早日实现和平。

(一) 阿拉伯联盟范围内的调解

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争端发生后,最早开始调解尝试的是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1963 年 10 月 12 日,布尔吉巴分别致函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元首,建议他们于 11 月 5 日在突尼斯的比塞大举行最高级会议,双方接受了邀请,但冲突并未停止。随后,叙利亚总统和一个伊拉克代表团都介入了调停,但这两次努力同样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同年 10 月 19 日,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就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的边界争端通过决议,明确指出“考虑到阿拉伯国家联盟条约、原则和决定,要求立即停止战斗,在阿拉伯范围内,寻求和平解决办法”,联盟理事会向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发出呼吁,要求立即停火^Ⅳ。10 月 20 日,阿拉伯联盟理事会又通过决议,要求双方“将各自的部队撤至武装冲突发生前的位置上”,停止敌对宣传,并“成立由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指埃及)代表团团长以及阿拉伯联盟主席和秘书长组成的调解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

¹ 外交部解密档案:《马久伯谈摩阿边境事件》,1963 年 10 月 24 日,西 900 号。档号 107-00554-02。

^④ 外交部解密档案:《本·阿拉谈摩阿边界事件》,1963 年 10 月 21 日,西 842 号。

^(四) 外交部解密档案:《阿使馆送来关于摩阿边境冲突公报》,1963 年 10 月 25 日,西 991 号。

^Ⅱ 外交部解密档案:《报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关系》,1963 年 10 月 8 日,西 273 号。

^Ⅲ W il l Patricia Berka op. cit., p. 21.

^Ⅳ 参见 [埃及] 布特罗斯·加利著; 仓友衡译: 前引书, 第 90~91 页。

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个兄弟国家的冲突¹。由于摩洛哥拒绝从已经占领的领土上撤出,阿拉伯联盟的调解归于无效。尽管如此,阿盟对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争端的迅速反应开启了国际社会共同推动争端和平解决的大门。

(二) 以埃塞俄比亚和马里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元首的调解

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积极进行调解尝试的同时,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和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也在为结束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冲突而积极奔走。塞拉西于10月17日和21日先后两次前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建议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凯塔则致信哈桑二世和本·贝拉,表示愿意进行调解,并建议把巴马科作为会晤的地点。在塞拉西和凯塔的多次斡旋和共同努力下,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元首同意在巴马科举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和马里四国首脑会议,讨论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争端问题。10月29~30日,四国首脑会议正式召开。由于此时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双方都有和平解决冲突的意愿,巴马科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四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一项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1)在11月2日零时即刻结束敌对;(2)建立一个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和马里军官在内的四国委员会,以确定非军事区;(3)由埃塞俄比亚和马里观察员来监督非军事区的安全和军事中立;(4)要求召开非统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以建立仲裁委员会来确定解决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边界争端的明确办法;(5)到11月1日为止,停止敌对的宣传攻击。^④遗憾的是,这一停火协议未能得到有效落实,由于摩洛哥拒绝从已经占领的哨所撤离,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小规模交火时有发生,建立非军事区的努力也无法进行。尽管如此,巴马科会议公报还有一个醒目之处在于它同意阿尔及利亚申请非洲统一组织仲裁的请求,并特别责成非统部长理事会深入研究边界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具体的建议。^⑤这就为非统组织介入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的调解提供了依据。

(三) 非洲统一组织的调解

1963年11月15~18日,非统部长理事会

特别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上,摩洛哥坚持其领土要求是建立在大量条约基础上的,有充分的事实依据;阿尔及利亚则就维持殖民边界的一般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会议决定采纳巴马科协定第四点的规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负责具体解决争端,同时任命象牙海岸(现名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和坦噶尼喀(现归属坦桑尼亚)等国为委员会成员,七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促成一个非军事区的建立。1963年12月2~5日,该委员会在象牙海岸首都阿比让举行第一次会议,其职责首先是确定引发敌对的责任方,其次是考察冲突的基本原因和向争端方就明确解决争端提出具体的建议。1964年1月23~28日,特别委员会在巴马科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会议接受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政府提交的文件,并主持了争端双方之间的文件交换。非统的积极调解使得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关系在2月初得到了微妙的改善。^⑥到2月中旬,双方关系进一步改善,尽管还存在军事对峙,但没有再爆发新的敌对行动。1964年2月20日,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政府宣布,双方已经在巴马科停火委员会的见证下,签署了一项结束争端和恢复外交关系的协定。两国不仅同意菲吉格附近的战略高地实现非军事化,还规定部队从10月1日所处的位置上各自后撤7公里。1964年2月22~29日,非统部长理事会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举行第二次例会期间,建议特别委员会和巴马科停火委员会建立直接的联系。随后,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的关系不断得到改善。1964年4月中旬,两国交换了俘虏。5月11日,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对非统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建立了一个大使级的混合委员会,服务于双边会晤。5月29日,两国就侨民、人员和财产的自由通过、对受害者的补偿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尽管两国

¹ 参见同上书,第91~92页。

^④ W i l l Patricia Berka op. cit p. 27.

^⑤ [英国] D·C·瓦特编著;上海市政协编译工作委员会译:《国际事务概览,196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⑥ W i l l Patricia Berka op. cit p. 32.

恢复了正常关系，非统特别委员会仍继续履行其使命。委员会于 1964 年 4 月 24 日～5 月 7 日在巴马科举行会议；同年 10 月 20～30 日又在阿尔及尔和拉巴特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后，委员会宣布在将最后建议提交给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政府之前，等待争端双方的最后评论。¹ 1965 年 5 月，摩、阿两国元首举行会晤，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缓和。

(四) 双边谈判和争端的解决

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关系的改善为双方进行直接谈判奠定了基础。1967 年 1 月 11～15 日，布迈丁与哈桑二世在拉巴特举行多次会谈，最后双方在伊夫拉恩签署了《伊夫拉恩条约》。条约第四条规定，如果发生争端或任何冲突，缔约双方应禁止相互使用武力，并应遵照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原则和决议，本着友好、兄弟和睦邻关系的精神，力求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条约第六条规定，为了加强两国间睦邻互信的友好兄弟关系，双方决定将它们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交双方代表人数相等的联合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在两国关系范围内找出适当的解决办法。^④ 《伊夫拉恩条约》的签订为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边界争端的解决铺平了道路，揭开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一页”。1969 年 1 月，布迈丁对摩洛哥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同年 6 月，从 1963 年以来关闭的边境哨卡重新开放^⑤。1970 年 5 月 27 日，3 个马格里布国家和毛里塔尼亚的国家元首会议在特朗桑举行，布迈丁和哈桑二世签署了一项协议，同意成立一个对等委员会，负责划定从菲吉格到廷杜夫有争议地区的边界线，边界线全部按照法国殖民当局旧的边界线，科隆布－贝沙尔地区、廷杜夫地区及其东南方向 120 公里的卡拉杰比莱，属于阿尔及利亚，但将委派一个阿、摩委员会来研究共同开发卡拉杰比莱的矿藏^⅜。至此，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边界冲突基本得到解决。

领土争端得以解决的原因

回顾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解决的全过程可以看出，争端得以解决与下列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摩、阿两国虽在边界激烈交战，但都有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冲突的政治意愿。战争发生后，尽管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宣称“决心要使别人尊重我国国家领土和实际边界的完整”，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也向国民宣布“动员所有民族解放阵线的老战士和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以抵抗摩洛哥的侵略。^⅝但在冲突发生后的第三天，就有摩洛哥官员就表示，虽然摩洛哥不会“损害自己的权利”，但愿意“本着兄弟友谊精神”，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随后，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两国代表就撤军与恢复和平等问题进行了谈判。尽管谈判无果而终，但 10 月 19 日，阿尔及利亚外长仍表示，阿尔及利亚没有放弃同摩洛哥直接和谈的希望^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各自的国内状况是促成双方愿意和平解决争端的一个内在因素。马里新闻秘书戈罗果在谈到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双方愿意接受斡旋并参加巴马科四国会议时说：“哈桑二世国内困难日益严重，如果再蛮干下去对他很不利，因而也借此会议下了台阶。”本·贝拉也想在巩固独立、恢复经济及社会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当然也不希望打仗^⑧。双方的和解态度是争端最终得以顺利解决的根本前提。

其次，非洲人民团结与和平的强烈愿望与非洲国家元首的积极调解对缓和摩、阿争端起到了积极作用。摩、阿领土争端的爆发无疑构成了对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追求和平与发展愿望的威胁，因此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争端刚一爆发，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埃塞俄比亚、马里等国的国家元首就表达了对争端的关注和积极进行调解的意愿和决心，阿盟的调解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却

¹ W ill Patricia Berka op. cit., p. 33 p. 34.

^④ 参见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译：《国际条约集 1969～1971》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1～3 页。

^⑤ [南非] A. P. J. 范伦斯伯格著；秦晓鹰、殷罡译：《非洲当代领袖》，重庆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5 页。

^⅝ [埃及] 布特罗斯·加利著；仓友衡译：前引书，第 33 页。

^⅞ 杨鲁平等编著：《北非各国》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45 页。

^⅝ 潘光主编：前引书，第 214 页。

^⑧ 外交部解密档案：《报对四国首脑会议的初步看法》1963 年 10 月 31 日，戊 44 号。

反映了新独立国家及其组织力图和平解决有关争端的良好愿望,使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争端一开始就被置于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其解决的有利地位;而巴马科四国会议及其通过的联合公报则对摩、阿实现停火、阻止冲突进一步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巴马科会议也是摩、阿争端外交演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促成了该事件朝向非洲内部解决的一个重要步骤。考虑到巴马科会议前,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在把争端提交何种机构解决的问题上曾有巨大分歧,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在非洲享有外交优势的阿尔及利亚则坚持应在非洲范围内寻求争端解决。非洲国家元首积极调解争端、并寻求在非洲范围内解决争端的努力,最终使巴马科四国会议得以成功召开,而会议所取得的成果不仅确立了“非洲的事情由非洲人管”的原则,也证明非洲人有能力解决非洲问题,从而为以后的非洲国家解决争端树立了良好榜样。

再次,非统组织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中的成功调解。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边界冲突是1963年成立的非统组织处理的首例领土争端。1963年非统宪章第三条第三款确立了“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1964年非统第一届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进一步强调“所有成员国保证尊重非洲国家独立时业已存在的边界”¹。不能否认,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的最终解决是通过双边直接谈判实现的,但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却是非统部长理事会及其特别委员会的活动为冲突双方创造了一种缓和的氛围,为双方后来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和最终达成解决争端的协定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在调解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争端的过程中,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皇帝凭借其在非洲的威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塞拉西本人当时正是非统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在巴马科会议无力建立非军事区的情况下,非统特别委员会的调解成功地促成了争端双方非军事区的建立,使双方脱离接触,为争端的平息迈出了关键性步骤。此外,在非统部长理事会的建议下,特别委员会和停火委员会建立了直接联系,从而使非统的调解工作更加完整。与此同时,非统在解决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争端时先

于联合国进行了尝试和努力,也维护了在非洲框架内解决非洲国家间争端的原则。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双方成功地在没有进行领土变更的情况下实现了和平与和解,从而为地区性国际组织在保卫地区和平与安全中采取有效行动树立了榜样。

最后,确定对争议地区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原则也对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的解决提供了重要保证。如前所述,对争议地区资源的争夺是造成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原因。本·贝拉时期,阿尔及利亚与法国就开发撒哈拉地区资源成立了专门机构,但却刻意将摩洛哥排除在外;布迈丁主席执掌阿尔及利亚政权后,宣扬经济上的大马格里布思想,从而展示了一幅包括摩洛哥在内的马格里布国家将来共同开发撒哈拉资源的前景,^④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安抚了摩洛哥,消除了摩、阿领土争端的一个重要根源,从而为摩洛哥最终接受法国殖民当局旧时的边界线,结束与阿尔及利亚的激烈对抗并为之签署明确的划界协议扫除了障碍。

结 论

综上所述,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的爆发既是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种下的历史祸根,又与独立后摩洛哥的领土收复主义、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对矿藏资源的争夺等现实政治、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从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领土争端的解决过程及其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国的和解决心与诚意是争端得以解决的最根本前提,它为非洲国家元首和非洲统一组织的调解取得积极成效奠定了基础,而确定对争议地区的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则为争端的最终解决扫清了重大障碍,为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两国最终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解决争端提供了坚实保证。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Touval Saadia,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and African B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1, No. 1, 1967, p. 124.

^④ [埃及]布特罗斯·加利著;仓友衡译:前引书,第33页。